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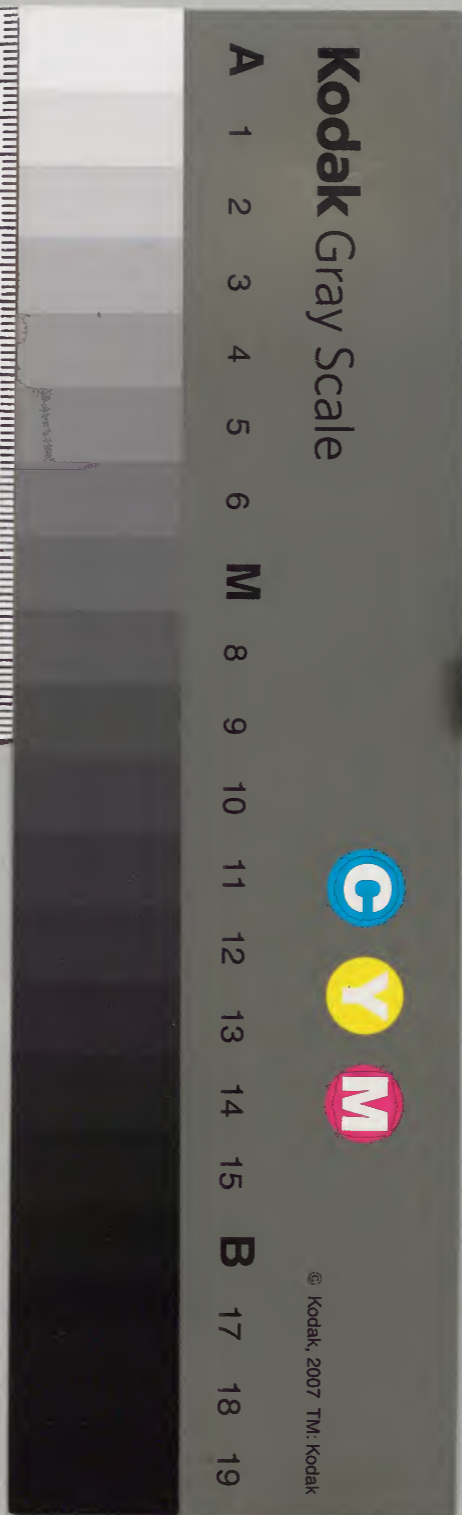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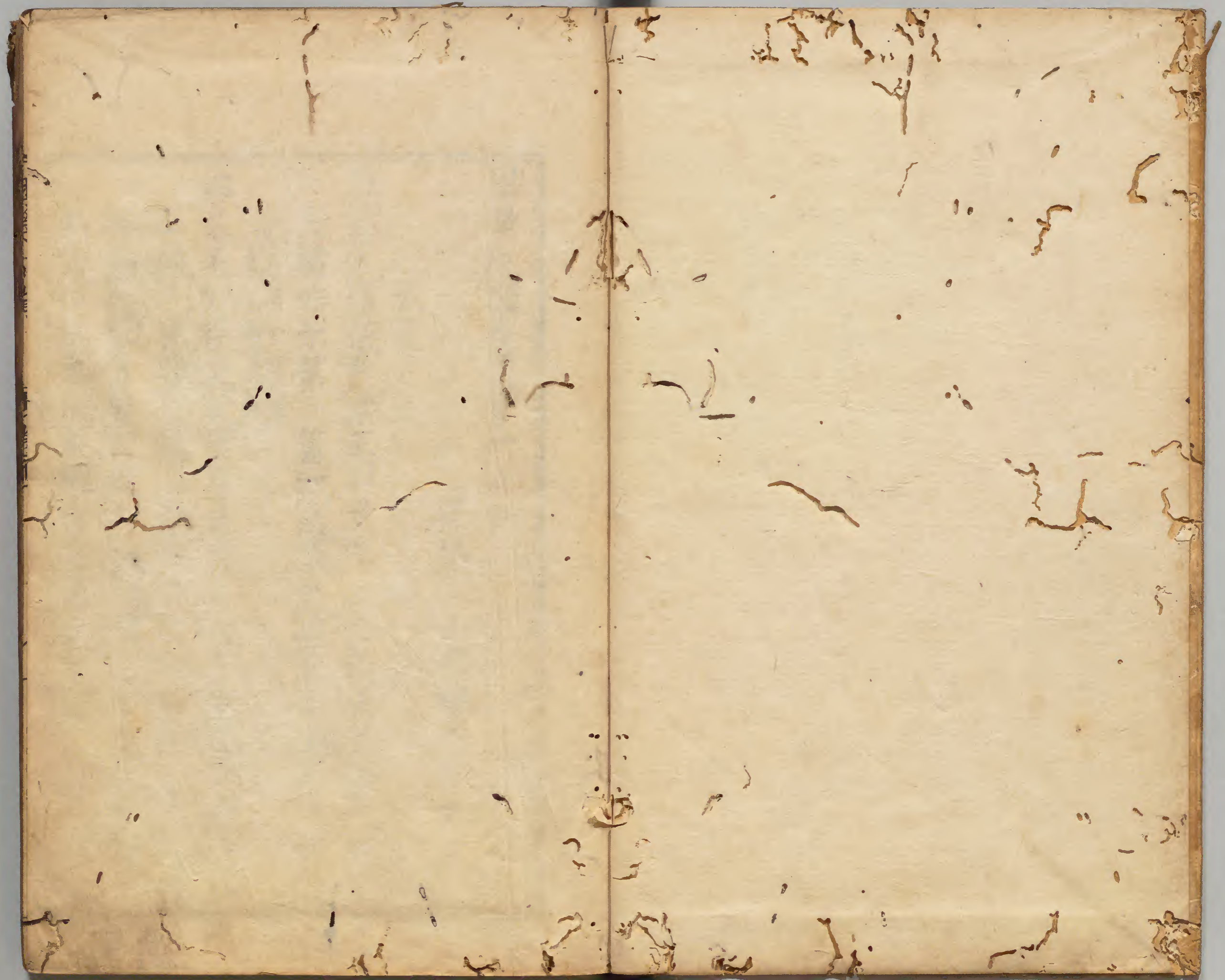
卷之三

漢書門類			
二	七	四	號
九	二	函	架
七	冊		

內閣文庫			
三	〇	函	架
二	七	四	號
七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74
冊數	7 ( 5 )
函號	307 143





淺草文庫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民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

日四同

呂成公麗澤  
集文取此篇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脩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顧謂其妻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

困學紀聞

卷之十一

一

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佞問  
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佞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  
知醜惡也令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畧同  
洪景廬謂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  
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  
齊負郭之民有狐咍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按呂氏  
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  
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入之遊亡國  
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  
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

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克人之  
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  
衣締紵後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  
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  
斲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  
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  
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門每斲者以  
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即狐咍  
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狐援其洩治之類乎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

下田單以卽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卽墨大夫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卽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卽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矣國未嘗無士也

太平御覽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又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令本無之

樂間入趙燕王以書謝焉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毅書

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

中山言司馬喜招大國之威丞相與漢平津侯爲

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

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

入西周李善引呂不常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

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

室而居今本所無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

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  
鍾儀操南音樂殺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  
余而關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獻之論有  
補世教故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其事見韓  
子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  
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  
不服者三十三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  
之刑今按毀譽者乃倭臣周破胡見列女傳

大事記魏以田文為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  
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吳起  
問答與史記略同西山讀書乙記謂田文游俠之  
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誤以為孟嘗  
君

王逸云屈原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  
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  
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  
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卽屈

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  
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  
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  
國所以長久

陳軫傳下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  
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  
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  
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  
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

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  
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  
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  
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  
不亡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  
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  
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于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  
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秦朱子以為未當綱  
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

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唯燕為舊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軻其能國乎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荆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

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愚觀董晉之答回紇語李懷光譚忠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足以發之也董晉行狀燕將錄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報王卒皇甫謐曰高祖生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二年始皇立而拍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



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  
遠期千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

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箝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高

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常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金關歌

古歌尚質必無秣馬  
金關之語蓋依託也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

地非秦有也

史記正誤

索隱正義刻通鑑考異古史大  
事記解題所攷正者皆不著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孺者

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

間乃時見於他說五峯胡氏曰仲尼繫易歷叙制

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

是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

之虛語爾朱文公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

之祖何故遺而不錄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

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正

義曰舜年六十二為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  
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  
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  
康立左傳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小康紹國尚有百  
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疎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玄云祖乙去相居  
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獲徙也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  
違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  
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  
即位六年遷說妄也

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  
宗彤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  
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  
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  
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周本紀不密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密以失其  
宦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密自竄于戎狄之間  
常昭云不密去夏而遷于豳詩正義按公劉之篇  
公劉避亂適豳公劉者不密之孫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左傳正  
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遷言疏繆  
太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  
其皆同母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  
公以為妄說五峯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

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  
之年為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  
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  
之說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  
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陽公全是不若兩存  
之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  
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秦書傳曰周自虞芮  
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  
九年文王卒劉歆三統曆以為九年  
武王祭于畢觀兵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死  
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今  
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林氏曰漢

儒以觀政轉為觀兵而為周師再舉之說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為正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年共伯和于王位故謚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推是

而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丘首

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郟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為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紂上龜兆不吉群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正義曰太公六韜云上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正義曰孔  
傳云穆王卽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  
後或當各有所據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  
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  
公以五殺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  
之言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  
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  
上史記所傳自相盾矛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媵  
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  
餘民有之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正義曰鄭氏  
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  
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  
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  
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  
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  
明襄公救周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

里馬爲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丞相公孫弘曰黯  
誹謗聖制說齊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  
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  
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  
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  
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  
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爲淮陽大  
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  
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  
去太初四年當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

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  
孫弘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况黯在武帝  
時始爲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爲中大夫又  
出爲東海太守又召爲主爵都尉又公孫請從爲  
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爲淮陽太守則  
未嘗爲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  
弘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  
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使  
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星

氏曰蒼龍朱鳥玄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圍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列之駁也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年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

班固以文多抵牾按世本敬王崩真王介立真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真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真定王立真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文遠事多紕繆杜遠史記亦何怪焉

吳世家以光為諸樊之子僚為夷昧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云

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言光吳王諸樊子  
用史記為說也班固云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  
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  
記為正

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  
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  
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石林燕氏日以

春秋傳考之斷髮文身  
蓋仲雍大伯無與焉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公二十四  
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

吳亡後二年也詔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  
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御其壁又安得左牽  
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  
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  
意其文甚明遷妄為說爾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  
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  
齊女子之詩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



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左傳言莊姜以  
為已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武公殺兄篡國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  
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微于國計其初即位  
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  
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  
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  
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  
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  
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左傳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  
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  
曰世家年表自乖異

虢郟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滅  
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  
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  
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郟為大則  
八邑各為其國非虢郟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  
左傳正義曰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  
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郟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詩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為一戰而勝便

本唐如

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王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王以為將授王遂飾成為此謬辭耳

魯世家宋公奔越國人迎宋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木公為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木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

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木公於文王  
為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為文武將兵故  
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  
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為失時三后惕心而後道洽  
在常情必以為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  
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  
解此豈矯拂而偽為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  
魯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四美里歸與呂尚陰謀  
脩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  
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

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  
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  
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為口實其害豈小哉

晉世家鄂侯卻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光  
立詩正義曰案左傳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  
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  
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  
非也

獻公使士蒍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正

義曰案左傳為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而城聚  
而處之則城聚以處群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  
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滌鄭  
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為重耳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夷吾母  
重耳母女弟也左傳正義曰案傳申生之母本是  
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為齊桓女也  
號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毋不得為姊妹也  
皆遷之妾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  
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薄  
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姬之夢蘭為己子彼皆夢發  
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妾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  
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大子免之二  
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  
而立躍是為利公詩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公  
子佗殺大子免而伐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  
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

厲公祭出也故祭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正義曰東哲言遷分一人以為兩人以無為有謂此事也

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媯謂胡公

之前已姓媯矣也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一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鄭語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皞氏

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謬。

蚡胃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左傳正義曰：杜注蚡胃，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胃是兄，不得為父。

莊王卽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讒，新序云：士慶然則非伍舉也。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時不可失也。朱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為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

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相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詩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

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為殷後也成王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

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

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

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

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及從史記而不取

竹書

太史公曰天方今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

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必

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左傳正義曰案傳

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左傳正義曰藥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

趙嬰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訣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淇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括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  
 伯夷滿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  
 及也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  
 卽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羈越  
 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  
 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兵兵安能亂哉兵不  
 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脩  
 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  
 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  
 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間野  
 入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  
 坐之論乎

宰予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齊齊君  
 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為齊  
 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子我死於  
 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  
 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  
 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讎為盟會之禮

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  
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車諸感公子光之秦  
養而親刺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父母之年遂殺身  
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  
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  
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  
又從而嗟嘆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  
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寘諸四  
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張叔傳未嘗言呂安人呂成公曰景帝誅晁錯時丞相  
青翟中尉嘉廷尉毆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  
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毆卽張毆  
也安得爲不安人哉則毆固謹於細而畧於大也  
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  
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  
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司馬相如傳贊楊雄以爲勸百而風一江氏案曰雄  
後於遷甚以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  
附益之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  
史通謂以後為先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

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

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伎司馬安之文惡俱在

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漢書呂成公曰吾

觀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

海空無人者也被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

軍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

史實本於史記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

失其政而陳涉發迹夾漈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

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焉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

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

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

未足為煦煦之萬一况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  
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  
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  
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  
君七十有上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然  
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晏安不行五  
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  
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  
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

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  
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惇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  
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攷舜  
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  
書之謬

魯世家開金滕書曰進曰考之於書啓金滕之書  
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榘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  
同耳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  
餘為淮南王相共氏曰漢百宦公卿表文帝即位

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昂廷尉嘉又二  
 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敞為廷尉則是釋  
 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  
 狄攻大王曹父王氏遂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  
 自曹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  
 曹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  
 未知何所據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  
 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

戎史記差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我裁五十餘歲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  
 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昭然可見

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豳狄秦始皇  
 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  
 沒水求之弗得滴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  
 之與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也始  
 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  
 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  
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  
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  
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  
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  
周世之文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  
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而後太師少師挾  
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棄此東伐劉氏度曰以  
書考之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即比干也若已殺比

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者又何人也宋  
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狂為奴比干見  
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義可以去矣於  
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  
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今以論語考之  
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聖人之  
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  
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氏況曰按左傳  
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  
逃遯於外耳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秦廢太后逐穰侯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權蓋實不曾廢

孔子世家國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為審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

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十六矣何子長之踈也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武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為士慶呂氏春秋以為成公賈不言伍舉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終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春林以...  
八...  
二平...  
十...  
十...

臘月廿二日

勉亭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  
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

云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于王莽  
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  
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



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感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填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  
黍許時本於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  
牧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收特戰國之將爾易  
之師曰行險而順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伎黯之正直所謂  
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伎可乎周陽由蝮  
蟻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  
而以由與黯俱是鸞鳥接翼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跣躄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躄韓非  
子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為盜於境內而  
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  
傳莊躄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  
躄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間訓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  
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  
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  
之界一軍結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  
轉餉又一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

君譁呼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  
 秦置祭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  
 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  
 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于此大事記在始皇三  
 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遺淮南王諫  
伐閩越其

言畧  
同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  
 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  
 歌聲太聲大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為五言矣  
 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

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下二句  
不同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

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

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

張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

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群盜所邪而反

何也謂英布史  
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淮陽皆同姓  
 也長沙異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劉長沙當從

史記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  
降者艸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  
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為此言也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  
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  
御覽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蓋好  
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云云此書

齊

在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說苑云魏文侯使舍  
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為魯君使遺  
齊君鴻韓詩外傳云齊使獻鴻於楚其事皆同而  
四書所載異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為蔡  
生漢書以為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誇大功業以  
為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  
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

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孫子享四百年之祚歟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高帝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為尤甚擬人之非論漢儒為尤甚尊王繼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弘倪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

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殺如

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按儀禮卿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祖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祖左唯有受刑祖右故觀禮乃云右肉祖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祖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做此語而

失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諫留居秦宮鴻門蕭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荅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

乏文公語錄以此事為虛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辯陳留吏墾田之牘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

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

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致之李克七篇

在儒家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

富國強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史記正義劉向別錄亦云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

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史通述傳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

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

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

成句標為異說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

有遺失如彘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

夫二字坡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

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

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

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

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不止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為平矣酷吏傳序號為罔漏吞舟之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子為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于陰陽家何也七畧劉歆所為班固因之歆漢之賤臣其抑忠臣也則宜

董公之名不聞曾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燕爵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

陳萬年為三公而教其子以調范滂姜叙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以支變故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蠋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節行可以回人心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可媿矣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為耗馮衍傳饑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衛綰以戲車為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表云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

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

記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但記自叙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未篇故以為自叙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歛一歲為四十餘萬萬更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



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  
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

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龔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見

鮑孔休蔡勳劉宣與卓茂龔勝鮑宣回志不仕莽時

見卓茂傳王皓主嘉拜弃官見李業傳漢史不能表而揚之

為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

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

百官百官莫知

又云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

孝武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

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

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作古禮尊

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謂

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

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思不窺園門桓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者十七年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号萬石君馮揚為弘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万石嚴嫗秦龔為潁川太守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号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

入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樞三入十二入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宋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歛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一至拜南北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楊雄河東賦義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倫古善御者

愚嘗攷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  
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入而愛之至於顏倫少  
衰矣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入而敬之此顏  
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舉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張竦答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已為  
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  
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  
之意  
揚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子郢客為侯周益公

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為楚元王子郢客為侯今云  
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  
代恭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嚴延年刻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  
廷肅焉呂成公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  
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紉為昌邑王賀妻  
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為嫌王元  
石曰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  
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謚故太子曰戾皆後  
世有所不能

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輔  
相輔相畏臺諫若申屠嘉能使近習

畏之若嚴延年  
能使輔相畏之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宙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錯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夢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号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

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抑使即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逸其事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民立傳是以有目睫之論

高帝紀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為上尊号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也崔駰章帝謚議見太平御覽

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備愚攷漢史蕭

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訟奪女財以與子謂翁之思慮弘遠在崖斷抗民子壻之事其意類

此俗通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

山父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案風俗

通姓氏篇混沌氏大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

山太守案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愚

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

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

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以此證之則

毛屯之相混久矣屯之為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

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徒渾切與蕭該音不同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

沛人為博士

田何子裝釋文序錄作子莊高士傳云字莊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郡為曹操掾而傳云雅仗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制名号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号賢成君顏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壹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顏師古曰荀悅漢記云今孤茂今漢記本脫今孤茂三字御覽上黨

郡記今孤徵君隱城東山中

張敞集朱登為東海相遺敞蠟報書曰蓬伯王受孔氏之賜必以及卿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其言有儒者風味

宣帝以刑餘為周昌非獨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魏相因以奏事戚官之禍漢自宣帝始也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邵曰張敞蕭望之言舍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

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

黃霸傳鵠雀顏氏注當為鵠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鵠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王陵爭非劉氏而王宮中已有

非劉氏而帝者矣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高見實類

其祖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微利而身亦不免小

人可以戒矣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

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大過賈誼體

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

之徒學孟子而尊揚墨與法言背馳矣

構護之執吊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

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為長者構護朱家之罪人

也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克國不歸功於二將軍

君子以為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為

罪

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畧王

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  
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  
與史分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万變  
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闥至  
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鉤帶入

房本平御覽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突厥致書隋文帝曰  
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

沙鉢略可汗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

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

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

其所等語無一字差前輩讀史精熟如此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

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隋志有

三畧三卷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為之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

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

曰安樂晁公武云麗亂無統蓋來諸書成之謂晉有盜



發張良家者於玉枕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秘  
中獲此書亦作託也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  
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  
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  
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  
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負儒林傳所載其著功  
令也詳於取而畧於教不過開祿利之途而已明  
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籛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  
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

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  
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  
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  
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  
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終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十六  
...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翟公異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其自叙云  
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  
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註作東漢通史五十  
卷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  
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  
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也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祖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註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

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

明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

謝承父舉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

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被

道取急因得開覽謝承後漢書漢尚書作詔文周

禮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典見通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黃瓊謂

魯禧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

邳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

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不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

省分矣

為杜密之居卿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卿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間下雙鶴榆文竿出比目二

白為對白間猶黃間也註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

俗通白鷗古弓名文選以間為鷗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識文改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

臣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本改為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一龍降之禹使范

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昔甸之祖

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蔡墨謂劉

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非禹

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

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

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

齊即以嚴致平之意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唐太宗之言  
蓋出於此見與人同如以

剛者必仁倭者必不仁龐萌為人遜順而光武以託

孤期之不唯失於知人其惑於倭甚矣子陵所以

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

以為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

之季風化何其羨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

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卿人殷

陶黃穆侍衛於傍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仲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

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見於都卿

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

流弊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

與並為仁矣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

謂精舍也文選任彦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

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  
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  
其可辭乎辭温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  
此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

孝女叔先推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  
舊傳符有光浴疑即終字棘道有張帛

劉龔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寂淺陋章懷  
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艸艸耳今觀南  
匈奴論棄漢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  
兩端秃翁即天翁其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  
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  
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  
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  
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  
寒食按淮南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  
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竹事

不可信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况為大司徒十二年死七年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况章和元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

漢詔令入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然晉久已有此論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

以蜀漢為正統本習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

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

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

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蜮亂

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

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

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謨國非忠廟食故里

羞此南克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

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陳壽譙周

充

皆巴郡人今果陸務觀等筆墨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二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誰叟作降虜公濟之文蓋果州作

君子小人之夭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

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

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

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太平御覽

引要覽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悲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六

曰小人勿用

三國魏有篡弒具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

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摹遠矣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

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

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

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

之橋成馳去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

略在瞻及子尚少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

軒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

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真主之一悟



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歿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二在新都之八陣卿三在魚復永安宮南江

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

郤文取蜀行險以徼幸關伯才陽平橋詩云魚貫羸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入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

竟何為長安不見漢宦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  
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  
說齋云人心思漢王即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  
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為嗣之初大饗  
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慕漢也嗟然  
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曹暹拜先君墓與友  
人宴於松栢之下為  
詩云樂至憂後來又云可不極娯情其末  
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末兄弟始  
晉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  
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

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  
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愚謂東都之  
季或附曹群忘漢筌蕙化為茅矣苦節之士安在  
哉傳玄之言得之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  
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  
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拱而闕此六經  
之亞文也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  
臣獻齒臣效之銘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

欽母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  
 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  
 漁仲謂史黨晉允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允  
 忠於宋者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  
 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乎上不如魯叔躬下不如朱全  
 異謂之正可乎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被  
 服飲食難曉也  
 俗語有所本

管幼安知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  
 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傳群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豐高  
 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子豐見何經  
 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於豐權曰  
 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  
 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之識見高於群臣矣漢儒  
 不及也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  
 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

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禧亦見文禧  
 謂曹禧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  
 姓苑有况姓廬江人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有  
 晉祈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  
 孫休之遺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琳有叔孫昭子  
 之斷吳之賢君也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歿於峻之手易曰  
 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  
 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曰  
 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或以涂塘音塗誤也元和郡  
 縣志滁州即涂中  
 楚漢散狂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  
 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  
 錄是也曹子兩記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

載美事遺略甚多曹嘉之十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又云唐修

晉書後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鬼子止亦

謂晉史叢冗最甚

李華云千寶著論近王化根源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寶之南遷

愚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

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

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

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言之誤

矣顏師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

注史猶不取况作史乎預章見藝文類聚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

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

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致堂乃謂元

帝冒姓司馬過矣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大僕留心於養生而廐馬充多

潘尼為太僕箴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

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為乘輿箴見晉書

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一事為二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

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  
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荅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  
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  
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  
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  
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  
進之作焉能違春秋之誅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  
賢亦希聖前已有此語矣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  
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  
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陷  
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也  
庾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曰昔秦時今策謂之天醉  
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  
視天憂憂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  
憎是之謂知天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  
何曾荀覲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忠不  
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覲之罪浮於曾曾之

驕奢禍止及家覬之姦諛禍及天下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  
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  
然我何足以比濤猶磻之於玉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問腹無木可梟元海  
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攷之晉史

賈克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  
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近世賈妃

辰而來之禍亦  
以丙子悲夫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

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愚謂  
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  
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既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  
別有音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  
遂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碁賭墅綱目刪玄不敢  
復言乃令張玄重請二句則圍碁為張玄乎謝玄  
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玄圍碁然二玄  
當如漢書叙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

王導之孫謚授璽於桓玄謝安之孫澹持冊于劉裕

此朱子所以嘆嗣守之難也無系乃祖  
 桓玄篡逆下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  
 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汗簡  
 贖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高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  
 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羗而死非  
 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  
 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  
 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蘭  
 艾鸞鳥梟之辨

新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  
 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  
 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  
 淵明日有晉微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  
 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憇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部子後漢有傳濟北  
 汜稚春謂汜毓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謂南史  
 朱文公肉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念人  
 感慨今致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美勝耻事親但



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  
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  
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辯隨遷  
鳥渡見廬山記集不載

樂廣容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蒼蠅傳赦異死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歿於非辜未嘗一  
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

魏書

司馬師引一敗以為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

之言昭之惡甚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

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千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

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

晉敗其一堅滅其二李勢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談議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

靜帝妹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

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德澤  
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  
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南豐說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愚  
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放浩內外協和然後  
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其  
遺謝萬書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  
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  
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  
矣

本唐如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規國  
者以人為輕重

宣帝紀論竊鍾掩耳以眾人為不聞出淮南子  
揚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入哉

盛武  
都王

袁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耻矣而失節於桓温之  
九錫耻安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  
毀之邈盤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錫侍臣或文詞  
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

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以為謝邈通鑑以為

徐邈必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

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梯於江曰使彼懼而知

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攻之吳

猶有必守之臣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

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

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彫龍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正始

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猶盛郭璞五言始會

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當而詩騷

之體盡矣愚謂東晉玄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

梁武帝勅群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

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

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為百

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

鑑者

宋周朗有檀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

目食之說皆足以做世迷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

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報  
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末  
帝不失為叔孫昭子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冷終不祥好還之  
戒昭昭矣

葉少蘊云齊武帝欲為斐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為  
非古或以為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珠作誌墓有

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  
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寶書張衡

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  
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東漢  
誌墓初猶用甄父方刻石

張融風上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  
刻彫藻續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

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梁武帝由應天從入致堂謂易之章曰順天應入未

聞應天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愚按梁武

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  
蓋龍其謀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  
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  
負汝偽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  
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  
亦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

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  
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發不恤締而憂  
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况委質有年  
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  
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蘭艾混殽甚矣長賢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符生一楊隋安能救生民之溺  
乎

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於隋大業  
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  
淵以十九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  
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克其亡亦以克隋之平陳以楊素其  
亡亦以素子立太子妃易太玄感之於素猶李敬業  
之於勣也煬武之立素勣之力也其子欲撲其燎  
可乎

祖君彥檄光武不隕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  
論反支曰用月朔為正戊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  
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  
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未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  
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粟  
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  
未燕泥庭艸於隋煬何議焉

李仲信庫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  
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  
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  
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後三

代之樂其能久乎寶常之先見不遠房玄齡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  
 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是是安步也而妄  
 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  
 也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于八年終身為范粲可也天  
 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  
 於晚守或失於終

寧為袁粲歟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王

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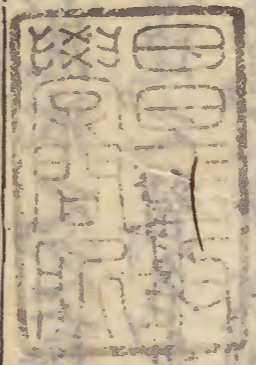
凌歎不為賈克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歎  
 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耻而存  
 孰若蹈道而歟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  
 不若守節而歟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  
 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忠寧為趙鬼不為賊臣  
 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  
 魏樊城之龐真寧為國家鬼不為羗賊臣則有晉  
 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  
 戴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常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周

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迺堅之篡也孝寬實感之難以追春秋之誅矣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為其父者亦少愧哉

顏見遠歿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終



臘月廿二日之夜

勉亭





